

政院呈，請將第十三軍官總隊連尉隊員周武綱、盧斌、李文佳、陳明珍、方明珠、韋新、韋展、韋克新等九員備役。應照准。此令。

羅法巡任爲陸軍一等軍需正，並退爲備役。此令。

行政院呈，請將吳欽義、楊樂三、宋玉如、李經緯、韋人正

第一條 本規程依新聞局組織條例第十三條之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應行設立辦事處之地點，由新聞局長請行政院核定之。

第三條 各辦事處應冠以所在地地名（例如新聞局上海辦事處）。新聞局國內辦事處（以下簡稱本處）設左列各組，分掌各項事務。

一、第一組 掌理政令政示宣揚等事項。

二、第二組 掌理聯絡中外新聞界文化界等事項。

三、第三組 掌理各項調查徵集中外報章雜誌書籍等事項。

第四條 本處置處長一人，簡派，綜理全處事務，並指揮監督所屬人員。

第五條 本處置組長三人，專員三人，均荐派，編輯四人，組員四人至六人，均委派，雇員二人。

第六條 本處辦事細則另定之。

第七條 本規程自公布日施行。

農林部代電 平推字第一〇八五號
三十六年六月四日（補登）
查接管卷內，前由本部擬具各
省府公鑒

查接管卷內，惟上海市府轉送上海市各自來水公司及上海市局浦東各自來水廠登記聲請書圖等件，聲請公共給水水權一業經本部審查，並派員履勘，認為適當，除其中法商上海電車公司及英商上海自來水有限公司所聲請之公共給水水權二項，刊法施行細則第八條有「非中華民國國籍之人民，除家外用，不得取水權，但經政府特許者，不在此限」之規定，須請示行政院核定後，再行核辦外，茲依照水利法第三十一條之規定，分通知聲請人及公告如次。

訴願人	虎標永安堂上海分行
代表	胡桂庚
	年四九歲
	籍貫福建永定
	住上海
	寧波路五九五號

台訴願人爲不服前蘇浙皖區敵偽產業管理局批令照價承受偽造黃金處分，提起訴願到院，本院決定如左。

該項公共給水事業係上海市政府主辦

京⁽³⁶⁾指監^(二)字第一三二一六號
三十六年六月二日(補登)

呈一件，爲呈請假釋廣元縣監犯唐良琛一名，附送身

料管理處久未依案配售，在三十三年八月，已需借用材料供寄存本廠之煤，至十二月積備達三千噸，乃於三十三年十二月函請燃料管理處，將本廠於智長接任前，即於三十一年十二月申請之煤炭三十噸，早日批售，智長並未申請配售六十噸中請料管理處於三十四年一月中旬通知准購六十公噸，自係查照十公噸之成案，而以一二兩月併作一次批購（彈劾案所取謂月份購運證者，當即指此），本廠購煤炭之款，係呈奉材料核准撥發，款已照撥，並非無款作罷，而未能如數購到者，員赴燃料管理處所指定之吳榮漢採購煤，據報其負責人不自實計算，所謂向戰時生產局密具購煤申請書云云，根本絕無，本廠派員赴吳榮漢購配購十公噸中請料管理處，即係根據處於一月中旬所核准煤炭六十公噸中內粒子煤所估之量，並非案，總之智長不僅無貪圖利之事實，更無此企圖，請購三十者非智長而為前任，催請批購三十公噸者為智長，而動機則前任未完之事，並為減免以黑市價格購所必需，而燃料管理配售之煤，亦無所謂違法營私，蒲河為燃料管理處指定購買十公噸中風炭二十公噸之地點，本廠於三十四年三月十二日玉璫、余正清前往洽購，是時蒲河正值歲終，船運暫停，乃一輛，前後連回風炭十一噸餘，嗣河西公路局車輛調配所，現已復通，停發車輛放行證，致所留八噸餘改用船運，陳玉璫本廠與基江民船公會蒲河辦事處訂立合約內，規定由蒲至渝給船夫燒炭五十公斤，其扣去四百公升，鐵方於既經售出後再容此炭續與他炭合堆，將二十公噸秤出後，移置鐵外空地中途卸在某處，車運四次，每次用人力挑抬，裝上卸下，遂自多損耗，其後船運一次，上船下船損耗更大，計其耗七八公升，若以二十公噸平均計算，則每一百公升所耗不足四實非私售圖利，況智長在職務上為廠長、運煤之事，並非本廠派陳玉璫、余正清二人經辦，所有損耗，係陳余經辦時，智長根據其報告，經估計尚不為大，已報請材料司備案，手續上實無欠缺或可以引起私售圖利嫌疑之處，又每噸煤五〇〇元，無處可以購買，陳玉璫、余正清由蒲河站于管理之協源煤炭廠所議定價格，為每噸六百九十元，已較本廠所價還廉，事後將此項風炭購價報告材料供應總處，亦未駁回前任借用材料供應總處之煤炭十噸，除已由本廠於購到風炭五噸八百公升外，餘四噸二百公升，經申述困難，呈准總處百公升五百元作價償還，係償還借炭之價，並非本廠出售之長實不違法，亦未營私云云。所稱各情，一一均附呈原始文憑，經加核閱，尚無不符，自可採信，雖申辯中風炭二十公噸移至鐵外空地，並非中途卸在某處一點，與王富祖調查筆錄

處燃五日所燃三二一理事照派處
不無出入。然余正請答復你為什麼不一直到船上，則云因水小船，亦難認為有何阻礙，即難說被付懲成人以何項責任。
(二)把持合作社使用偽造度數帳 被付懲成人黎智長申辯意旨：合作社經理陳俊才，於智長接任以前任職，一切業務，概由經理責處理，有該社傳票及日報表為證；智長並不簽蓋合本社此類單文件，無從把持；其所用之秤，既經檢定，何能謂其偽造？此秤創辦合作社時之經理錢寄民於三十一年所購，是否尚堪使用，自現任經理判斷云云。所稱合作社業務無從把持，尚難謂為全無理由其所用之秤，既經檢定頭紐每十斤負一斤一兩，一紐每四斤負兩，其為不堪使用，自屬明顯，據該社經理陳俊才答復王富福稱，平日不是用此秤，但十斤以上則全用大秤，秤的是用一紐秤物，仍為分量不足，該被付懲成人掌管全廠事務，未察及此，不能謂失職，惟揆以分厘負責之義，既未據合作社經理報告前情，自可寬免議，被付懲成人張敬康，亦無責任可言。
(三)購辦包裝材料舞弊 被付懲成人黎智長申辯意旨：本廠奉代辦遠越鐵路路段管理處紙張包裝，包裝材料之估價表中，蔗袋項以新貨每只一千三百元列入，材料司雷和蔗袋價格過昂，可改舊袋，本廠乃改用舊袋，由事務股主任梁榮發交該股事務員孫長估辦，智長加派會計股主事張敬康監辦，結果每只以七十七元購，是時梁揚會聲稱市面可以廉價四八〇元一只購得，乃撥款四八〇〇〇元，令梁往購百只，梁於領款後，忽又寄請再撥六千元，以防價漲，仍予照辦，奈梁於入城往購後，又借用材料司稽核科電報局，向智長請再增撥二萬元，智長以梁前後所言不符，再撥二萬元則每只已達七十四元，與原購蔗袋價相差不遠，但仍允稽照令梁就近向材料司借用，由廠事務歸還一張請材料司派員查司蔗袋，另以孫長椿所購蔗袋一只大油紙一張織司，作為較省，司職員李福順前往諸奇門四號民勝祥蔗袋店(即梁揚會定購蔗袋店)查看，據李福順報告，該店蔗袋品質甚劣，破壞不堪，常智以電話請借撥二萬元與梁時，司中稽核科長章作霖告梁云，如價值與廠所估相差太遠，而品質並不見佳，似不宜購，梁乃聲明照原購蔗袋實價已無法購到，願將所領款退還廠方，不再承購，事實上梁已估價比原定洋一萬八千元，後由出納員吳煥煌由店追回，時適科夫哲東經過，據吳熊二人稱，民勝祥並未漲價，能哲東檢視蔗袋，亦認為破舊不堪用，則孫長椿所購七十七元舊蔗袋之價，應非虛報，勝祥店既未請求漲價，而梁章一再請增撥款項達二萬六千元，是為意圖利者為梁而非智長，又楠竹一項，楠竹粗細不一，其價格甚不一致，包裝材料用去十根，共值五千八百元，雖單價欄列其平均價格為每根五百八十元，並非不論粗細每根同價，又梁稱油紙市價三十元一張，並無證據，廠方所購者為大油紙，其價格自與普通通

紙不同，總之智長在手續上事實上均無違法舞弊之虞云云。查包裝材料中以舊麻袋一項需費最大，梁揚曾既未能以廉價購得合用之舊麻袋，核閱王富祠調查報告附件第六號所列，清榮祥號大麻袋每只價值又均在七〇元以上，則孫長椿所購舊麻袋之價，自難認為虛報，楠竹一項，據上述附件載，五八〇元一根者，對徑二寸，該廠所知，但所用僅十根，為數不大，可置不論，油紙一項，據上述附件載，三〇元一張者，較廠來樣小三分之一，旁一括弧注明「照廠來大小要五元」，則中籍所稱大油紙價與普通油紙不同之語，自尚可信，至前後清單價值懸殊一點，據中籍書所附證明文件滄事（卅四），後七五二號呈材料司清單，其中大麻袋價值只為一〇元，後改用舊麻袋每只七七〇元，品質不同，差額自大，大油紙每張前單單估價四元五元，後單四元，所差尚有限，楠竹每根前單估價八〇〇元，後單五八〇元，所差雖亦不小，但前係估價，後為購得實價，且所用又僅十根，亦難認為有何情弊，即難課被付懲戒人黎智長、張敬煥以何項責任。

（四）賣租稻稅侵蝕價款 被付懲戒人黎智長中籍節稱，出售租穀係梁揚曾親筆簽請，非如梁密星所控一該廠長治售與農場佃戶吳南卿一，梁於簽呈上言明「擬照市價出售，佃戶吳南卿擬以六千五百元」，石（老石）承買」，此簽呈為三十四年一月二十五日，而梁私自向吳南卿接洽，則在三十二年陰曆多月上旬，與吳南卿議定總價為八萬四千七百元。（恰合每老石七七〇元），私收一萬三千二百元，從未交廠，且囑吳以所餘之七萬一千五百元，（恰合每老石六五〇〇元）送交本廠，是梁揚曾實有貪污情事，而自忌其曾上簽呈，又未知吳南卿有據實向周鎮長報告之一日，至彈劾案所云收入帳簿改三次，或係指本廠收務股主任高振華私人所用之日記簿，為監察院秘書王富祠於來廠調查時所取去者，此日記簿，並非本廠之收入帳簿，據高振華面告，所記賬目收入，原已收到現款七萬一千五百元，而會計股主任賀銘，曾簽請應由農場歸墊本廠所報三十二年十一月來代金條材料供應應處剔除之部分，計二萬四千二百四十一元四角八分，由賀銘製發傳票，交吳煥煌付款，吳遂於收到農場發款後，扣除此數，嗣又於十二月十六日梁揚曾簽呈本廠信差何有元遺失徐次長託帶之夾克馬褲各一件，總處張組長來電話，應由廠墊賠三萬元，嗣續來電話，應加賠五千元，在何有元新津內按月扣還，計前後由廠賠三萬五千元，在何有元新津內已扣還七千三百三十三元二角三分，嗣因何有元不辭而去，具新津單至離廠之日，已無款可扣，乃將除欠之二十七、二十六、七元，撥歸農場收收入款，暫行墊沖，總之智長並無改帳與侵蝕之事實，而說報穀價有貪污行為者，乃原呈控人梁揚曾云云。所稱出售租穀經過，核之附呈三十四年一月二十五日梁揚曾蓋章原簽，確有上所列敘吳南卿擬

以六千五百元一有(老石)承買之語,吳南卿三十五年二月周保長之原報告,亦與申辯所述情形大致相符,自應認為戒人有侵蝕發價情事,至改帳一點,查閱王富祖調查附件帳目記簿,確係去帳一筆,補收一筆,申辯所稱此非本廠帳簿云云,即屬實在,然則去者為買收帳七、五〇〇,者為買收帳三七、二五七、六三三,數目懸殊,亦難索解。除之米代金,以賣收收入歸墊,信差何有元失去之夾克馬車賣收收入歸墊,公款收入任意挪墊,以致帳簿上不能為明確,尤非法之所許,即無何項情弊,該被付懲戒人違失之責,可辭。

(五)竊占農場舞弊營私 被付懲戒人黎智長申辯意旨,本向由督導委員會管理,由各單位主管人兼委員,在二十四年前,梁揚曾為主任委員,嗣一月間舉行全體委員會決議,決議公推高振華為主任委員(此項紀錄已由梁揚曾於離職時帶去),切物品出賣,款項出納,均由農場人員經營,謂智長竊占農場無根據,農場之權,例應由同人友友食用,所餘較老及最老由農場而後賣出二次,第一次賣出四〇四斤,得價四一五〇二次賣出八十八斤,得價四九百五十元,均由高振華做權三經手,竊有較老最老之分,市價有隨時漲落之異,挑擔彈劾案未指出事實,自屬無從審究,申辯所稱竊占農場,與申辯所稱四九百五十元一點,相差千數百元,固若然即謂該被付懲戒人所侵蝕,亦嫌證據不充分,應予從寬置議,至挪用公款,販賣貨物,與出賃稍等物,被付懲戒亦詳,查核王富祖調查報告,就於此點稱,「以彼事過前,物無證明,無法查明」,彈劾案所云當有圖利可能,原係想像事無證明,自可置而不論。

(六)冒名經營侵蝕存米 被付懲戒人高振華申辯意旨,本食米,係由事務股職員王欣榮保管,管米人憑發簽章發米發人所司,僅係對所發單上之米數,是否與膳食人數相符,核符後蓋章,管米人憑章將米直接交持單領米人,而核不經手收授,呈控人梁揚曾時不到廠,員工膳食一頓不能或黎廠長係論本人代核米單,曾向梁君聲明係奉諭代辦,梁並不到廠時,務請暫忙,本人所蓋之章,僅係在領米單下核位,事務股主任蓋章開領仍留空白,待該主任自行覆查補蓋,上亦未侵蝕,如所蓋核發章有核發欠符之處,該主任仍可隨,但迄未指出有不符之點,以同人日食之米任便停頓不管,之失職不言,反為誣控云云。所稱代為蓋章經過,核之王富報告附件第十二號,王欣榮稱過去是憑梁股長蓋章的條子發

不在時,但是米又是每日必需之物,後經廠長核議,憑帳務股員振華核發的米條子發給各語,尚無不符,即難謂為冒名經營,侵蝕存米,該被付懲戒人辯之亦詳,但彈劾案既未指出事實及證明,自可置而不論。

(七)庇護職員朋分風炭 被付懲戒人華壽嵩申辯意旨,略以查前接梁揚曾對於重慶材料廠書面報告,曾面囑梁君儘可提出證據,以憑辦理,一面派員密查,結果既未見梁君提送證據,而密查所得亦屬不符,關於勾結職員舞弊一節,尤所重視,據本司科員查得密查報告,未見舞弊證據,自不能聽梁揚曾一面之詞,即認黎智長為勾結職員,貪污舞弊,此為事實無實據,而非庇護職員(附肅王報告),至朋分風炭一節,材料司職員宿舍向由司供給,各宿舍所需茶水及伙食團用煤,亦係由司供給,司中備有登記簿,由庶務管理員原收據,一併附呈參閱,足證該報告未實,則黎智長,更非自利云云。所稱各情,核之意大端在復報告,列舉十三款,既無有舞弊情事,指為庇護職員,自嫌無據,宿舍用煤登記簿載,二十四年四月由重慶材料廠代購洗二噸,價款四萬元,結附重慶材料廠羅家灣宿舍管理員於四月三十日所具蓋章收據,共二千八百三十二噸,既係公用,自無自私自利可言,即不能謂該被付懲戒人以何項責任。被付懲戒人章作霖申辯意旨,略以本人眷屬七口,居住南岸,月需燃料約三百公斤,材料廠合作社亦在南岸,購買較便宜,當時整購燃料一千公斤,作為家用,待交通部合作社本人名下應得部分積有成數,再行歸還,業於湊足時,託便車運還,有材料廠合作社收到回單可證(附原函),在本人初不知廠方為何代付價款,經向廠方查詢,據合作社經理陳理云,係所還之風炭一噸已由廠中領用,是以廠方代付二元作價報銷,此為廠方與合作社之手續,為本人所不知,如係圖利,必須有套購及售與第三者之證據,始能成立,彈劾案所謂「當為」,均係想像之詞,並無確切證據,似不能以想像之詞,而令本人負此圖利之責云云。核閱送還合作社風炭原函,重慶材料廠合作社經理陳理才,於函尾記載已照收,樣,並加蓋名章,所還之炭為合作社與廠方之轉帳手續,當與被付懲戒人無關,自可置而不論。被付懲戒人黎智長申辯意旨,略以風炭一噸,原係由合作社轉售後,經章科長如數歸還,並經本廠領用,自應由合作社轉帳,並由本廠付款,均有帳單可資查考,何得謂為違法貪污云云。參閱上述情形,既無何項證據足以證明此

項付款有何情弊,亦應置而不論。

(八)侵佔公物 被付懲戒人黎智長申辯意旨,本廠及海廣路材料庫,每月領用風炭約五百公斤,供大小伙食團及茶水之用,所有價款按月在經常費內向部報銷,在智長接任以前,即係如此,實非創例,更非智長自私自利貪污云云。核之申辯所附海庫管理員施君工程希智證明書,尚無不符,即王富祖調查報告附件第四號,陳理才亦僅稱「黎廠長月領煤五百公斤,由公款項下支付」,並未指其為私用,則申辯所稱係屬公用,當非誣詞,自可免予置議。

(九)盜賣汽油 被付懲戒人黎智長申辯意旨,智長接任以前,汽油原歸司事王尊經管,直至三十四年八月二十一日王尊移交於工務員余國才時,因搬移點交,所管存孫家坡油洞內之汽油,因該油洞終年滴水,在此多年,歷任未加調整,油桶銹蝕不堪,一經搬移震動,即有滲漏,在共計四一七、一三加侖中,虧耗一九、一三加侖,計千分之四強,嗣交通部材料司派技術員成瑞生來廠復點,因換桶二十二只及遷移漏耗,又加耗四六、五加侖,均經由廠報司,附有文件為證,料帳課長高振華以王尊急於求去赴新職,曾向智長面云,王尊移交油料,現成技術員既因病尚未蒞廠,最好由王尊親自向業務科說明,並由廠長函司長說明盈虧情形,王尊保證人現仍在廠,王尊可以離廠赴廣元分廠新職,智長當允函司長說明,九月十五日高振華寫信之時,司方尚未核准,在高之意,以為既屬王尊經管,其保管移交情形,仍宜由王親自向主核之業務科當面解釋,後經王自己向業務科解釋,司方仍派成技術員前來復點,負責管汽油之責者非智長,負責監督之責者為料務、料帳兩課,所謂謠言,智長從無所聞,何得謂為盜賣汽油之證云云。所稱函司經過,就王尊調職及移交情形觀察,尚非情理所不應有,未便以高振華致該被付懲戒人函中有「鈞座有信至司」一語,即認為有夥同盜賣之嫌,又原函司座方面亦有諸在「一語,梁為何人如人不明,如即係呈控人梁揚曾,則其所言之真實性,殊為疑問,又此事由王尊設法,即(即字核之原函似為料字)有辦法,二語意義,自有可疑,然亦未便即認為該被付懲戒人夥同盜賣之證明,惟王尊移交汽油,先已虧耗一九、一三加侖,迨技術員成瑞生復點,又加虧耗四六、五加侖,雖據申辯稱,係因移動滲漏,或換桶所致,然虧耗之數,究不在少,即無他項情弊,保管不善,事甚顯明,該被付懲戒人負監督全廠之責,並未預防及此,廢弛職務,咎無可辭。

據上論結,被付懲戒人華壽嵩、章敬康、高振華尚無公務員懲戒法第二條各款情事,應不受懲戒,黎智長有同法同條各款情事,依同法第三條第一款及第六條,議決如主文。

更正

本報第二八四七號更正欄,更正權理資源委員會技士職務「余法官」為「金法官」,「金法官」係「金法官」之誤。特再更正。